

帝國曆一一八二年，飛龍節。

貝雷絲失蹤後，帝國軍與王國·教團聯合軍針對各地險要反覆進行爭奪戰，其中以加爾古·瑪庫大修道院易主的次數最為頻繁。

這一天，帝國軍再度奪下了大修道院。

領兵者是皇帝本人，但即使成功奪回據點，艾黛爾賈特依然面無喜色，眾兵士亦是殺氣騰騰，軍隊行進時，隨浩大軍勢揚起的風塵盈滿鐵血之氣，再度嚇壞山腳下的純樸村民。

當天傍晚，大廳二樓，謁見之間的辦公室。

「老師的房間？」艾黛爾賈特從地圖中抬頭。

「是，那個房間被設置了某種強力的傳送法陣……」

報告者為林哈爾特，他是軍中對光明魔法最有研究的人，而修伯特站在一旁靜靜聆聽。

「任何人一踏進房間就會被傳回入口，而且法陣的整體結構被隱藏得很好，無法破壞也無法修改，解析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我想直接去找原本的施術者解除，應該是最省事的方式。」

「嗯。」艾黛爾賈特一臉不感興趣的沉靜表情，垂眸盯著地圖：「能看出施術者是誰嗎？」

「唔，從法陣本身是看不出來，不過擅長繪製法陣的修道士寥寥無幾，應該很好找。」

林哈爾特說完，修伯特上前一步，恭敬地遞出一份文件。

「陛下，這是臣推測的人選。」

「謝謝，辛苦了。」

艾黛爾賈特拿起名單，仔細看了一遍。

「當前人力吃緊，暫且置之不理吧。修伯特另外替我傳令，不准任何人接近老師房間。」
艾黛爾賈特淡淡吩咐完，收回目光，再度陷入不為人知的沉思。

隔天，軍事會議結束後，林哈爾特跟卡斯帕爾留下來談論老師房間門口的法陣。

「——哈？」卡斯帕爾滿臉驚訝。「你說設置法陣的人，就是艾黛爾賈特！」

「我一開始也只是懷疑，因為陛下的反應實在太反常了。」

「確實很怪，老師的房間被封鎖，她居然沒馬上召集我們、撒下天羅地網逮捕施術者？」

由於之前佔領大修道院的是聯軍，他們原以為在貝雷絲老師房間門口設下奇怪傳送法陣的是教團中的修道士。

但林哈爾特跟皇帝報告之後，覺得皇帝的反應不尋常，想了半天，忽然想起他在學時見過當時擔任級長的皇帝，對老師使用古代光明魔法治療傷口。

「為了確認那個是不是古代光明法陣，我昨晚又偷偷溜去看了一下。」

「結果呢？」

「結果……我看見艾黛爾賈特走進老師的房間。」

「走進去了？」

「對，沒被傳送出來，法陣被解除了。」

「她果然就是施術者嗎？」

林哈爾特點點頭，瞄了一眼門口。「而且啊，我今天一早去看，法陣又復原了。」

「呃……」卡斯帕爾歪著眉，撓了撓後腦勺。「她的意思是，誰也不准進老師的房間嗎？」

「應該是吧。」

軍令是第一道屏障，法陣是第二道屏障，即使強行闖過第一道，也無法跨過第二道。

「還真是沒變啊。」卡斯帕爾嘀咕一句。「也有變的地方啦，感覺她越來越像老師了。」

「你說情緒反應嗎？」

「對啊，明明老師剛失蹤那陣子鬧得那麼凶，現在卻連生氣都不會，跟老師一開始帶我們的時候很像，為什麼會這樣？」

「不曉得。」

黑鷺游擊軍中沒人知道艾黛爾賈特在想什麼，只知道她始終不放棄尋找老師，一旦接獲跟老師有關的情報，便會立刻出馬去確認真偽。

林哈爾特望著桌上的會議資料，無比懷念以前在老師指揮下作戰的輕鬆，長長嘆了口氣。

當天晚上，艾黛爾賈特再度來到貝雷絲的宿舍房間前。

她出手解除了門口的古代光明法陣，踏入房裡。

這個法陣是帝國軍前一次佔據大修道院，遭到聯合軍進攻且快要落敗時，她急忙跑來設置的，目的只是不讓聯合軍破壞老師的房間。

不單是為了避免物品被毀損，在艾黛爾賈特的認定中，「踏入」即是「破壞」。

她現在走進老師房間的行為，無疑也是一種「破壞」。

「……老師，妳會原諒我嗎？」

艾黛爾賈特對著無人的床鋪，輕聲自言自語。

「一定會吧？老師從來沒有生過我的氣，當然也不會故意躲起來不見我了。」

她也覺得自己病人膏肓——正因如此，不得不來尋求解藥。

艾黛爾賈特仔細檢查被她封住的窗口，確認沒有破洞後，回過身，緩緩伏到床上。

小心翼翼地吸取床單上殘留的味道，這微冷的空氣令她感到溫暖。

艾黛爾賈特沒有忘記自己身為皇帝該做的事，即使是在回憶起過往而不禁微笑的瞬間。

「老師。」

但她在這一刻只是老師的學生，情不自禁地叫喚出聲。

「老師、老師、老師……」

意識到叫再多聲都不會得到回應，腦海中的美好畫面瞬間被淚意模糊，被現實敲碎。

尖銳的破片哽住喉頭、刺進心臟，她連忙起身離開老師的床。

說不出一個字，捂著眼睛，咬緊牙根，全力壓抑住細微的嗚咽。

花了好一番時間去收拾自己的情緒，努力恢復為面無表情的皇帝。

艾黛爾賈特走出房間，邊在門口重新繪製法陣，邊回想地圖上沒找過的地點。

我要找到妳。

貝雷絲失蹤時，她就立下了這個壽盡前必須完成的目標、一定要實現的心願。

艾黛爾賈特閉眼按著房門，再次向她的軟弱告別後，轉身返回沒有光芒的戰場。

帝都安巴爾，皇城政務廳。

政務室附設的小書房裡，艾黛爾賈特從睡夢中醒來，一張眼就見到了貝雷絲。

朦朧意識中，強烈幸福感如一連串氣泡猛然浮上心頭，令她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

「睡醒了？」

貝雷絲將手上的書放到一旁，摸了摸她的臉頰。

這麼一摸，艾黛爾賈特回想起剛才才是躺在貝雷絲腿上，在貝雷絲撫摸下舒服到睡著的，不禁感到更加幸福了。

看她笑得那麼開心，貝雷絲溫柔地問了一句。

「艾爾，妳做了什麼好夢嗎？」

「……不記得了。」

艾黛爾賈特想不起夢的內容，捉住貝雷絲正在摸自己的左手，調皮地咬了咬她的拇指。

貝雷絲改用右手摸她的臉，問：「妳餓了？」

「不餓，就是想咬妳。」

「嗯，那就咬吧。」

「妳可不要後悔喔？」

艾黛爾賈特咬遍她左手每個指頭後，吻了吻手心，開始以十分色情的方式舔舐她的手指。

「……」

艾黛爾賈特的挑逗輕易點燃了貝雷絲的火焰。

她被燒得輕輕喘息起來，不確定自己要不要成為被伴侶舔手指就興奮的人，但這似乎已經由不得她了。

「嗯……」

貝雷絲低頭親吻艾黛爾賈特，放縱地掠取她的呼吸，伸手探入皇服內。

她早就知道，每次被艾黛爾賈特邀來小書房看書，沒有一次真的能把書看完。

而她每次走進小書房，也都會下意識地確認身上是否潔淨，尤其是雙手。

……現在，妳就在這裡。

全身被她的氣息籠罩著，艾黛爾賈特滿足地閉上眼睛，盡情享受心愛之人的寵溺。